

建功强军事业 我和我的连队

走进大山，成为大山

■某工程兵大队某队政治指导员 谢啸天

怎样才能当好大山深处工程兵的指导员？从担任某工程兵大队某队指导员那天起，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心头萦绕。

如今，快4个年头了，我一直走在寻找答案的路上。起初，我很困惑，甚至不知所措。后来，这种感觉好像品一盏红茶，入口微苦，仔细品味却沁人心脾。

刚到队里时，我压力很大：支委会怎么开？教育课上讲些啥？工程作业时怎么调动战友的积极性？

说实话，刚开始我和我的连队是“相看两相厌”——

上任时，我的军龄即将满7年。我

或长或短待过几个连队，但没有一个像这支队伍这么“土”。工兵有句老话，“工”字往上出头就是“土”，往下出头就是“干”。队里的战友们土里来、泥里去，从工程作业面下来时，往往是后半夜，整理内务的时间特别紧张，怎能不“土”呢？

我猜，对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指导员，战友们也不是那么满意。当年年底，评功评奖刚结束，老兵们就让我领教了什么叫“反向谈心”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，自己的话语是多么苍白。

事后，我常常反思。怎么办？一位领

导点拨说，不妨从眼前的大山找找答案。

山？对，是山。人民军队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，跨过万水千山。行军路上，多少艰难险阻，大多绕不开一个“山”字。

“头上高山，风卷红旗过大关。”娄山关、二郎山、上甘岭……面面战旗矗立山巅，少不了我们英雄的工程兵。

想到这儿，我不禁望了望窗外的大山，豁然开朗，我们工程兵身处大山，当然要同这无言的老朋友学习！

学习山的性格。人们之所以会崇敬大山，可能是因为它能给人一种沉稳厚

重之感，尤其是当你仰望它的时候。那是一个初秋的凌晨，在多级水泵抢修吊装现场，面对泵体突然断裂的险情，二级上士刘立存带领战友们沉着应对，冷静排除。久居山中，士兵们好像也有了山的样子。这次经历，让我看到了战友们身上处变不惊的稳重。其实，这大山般的稳重，也是我们保证工程万无一失的法宝，更是育人带队的方向。

学习山的胸怀。山不择土，故能成其高。同样，当主官也要有胸怀。山有草木土石，队里的官兵也各有特色，用心接纳每一名官兵，才能团结每一名战友，

队的建设才能如青山般生机勃勃。

学习山的意境。山有止之意。止，并不是倒退，而是知进退，是遇到逆境能够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底气。像蜿蜒的山路一样，螺旋式上升是事物发展的规律，几十年风风雨雨，我们队也经历过多次起伏。但我们始终牢记，从哪里出发，向哪里走去，当好红色“守山人”。这，也是身后的大山给我们的智慧和底气。

学习如何看山。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作为党支部书记，既要贴近官兵，又要把握全局，“三上北高峰”才能看得真切些。身在大山中，不能识

全貌；久在山外，难免疏兵心。所以，身为主官，要学会熟练切换视角，既要埋头实干，又要抬头看路，才能真正学会带兵、管好连队。

走进大山，成为大山。如今，我爱上了大山里的一草一木，也仿佛融进了自己守护的这座大山。

我见青山多妩媚，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我如此，战友们亦如此。



把青春融进祖国的山河

■谢啸天

我们的奋斗

“我们当兵的意义，就是守好眼前的大山”

“不知道抢修水泵的战友们几点才能回来！”一进队部，文书董凯来不及抖落作训帽上的白雪，就冲向了屋里的暖气。

董凯边暖手边感叹：“真是漏偏逢连夜雨，水泵赶着下雪天坏！”

在某工程兵大队某队，官兵们每次出紧急任务，大都是董凯负责给加班的战友送饭。加班餐通常是煮方便面加火腿肠，这次他特意多加了几个荷包蛋，还带过去了一包自己刚买的暖宝宝。

没一会儿，董凯坐到办公电脑前：“得抓紧把大家的探亲路费核对一遍。今年有几个结婚的，还有俩生娃的，可不能漏发了。”深夜，他又返回炊事班，给战友们烧红糖姜水。

董凯就像队里的大管家，负责的工作很杂，从收发文件、登记统计到物资请领、电脑维修等，堪称“软硬兼修”。因此，战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——“有才”。

“叮咚！”办公网又来了新消息，是即将下队的新兵名册到了。

董凯一下来了精神，名册中的两名新兵引起了他的注意：一个是万锦濂，重庆小伙，入伍前参加了2022年重庆山火救援；一个叫李光昊，爷爷参加过解放战争，父亲是一名空军老兵。

“过几天，这批新兵也要上山喽。不知道他们适应队里生活需要多久？”董凯回想起自己刚来时，老班长说的两句话——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想要融进这里，先得有在大山里安定下来的勇气。

果然，几周后，新兵万锦濂有些迷茫，还没有找到当初在家乡勇救山火时的激情。望着眼前的深山，大学生士兵李光昊也感慨：“难道这大山就是自己军旅生涯的全部？”

对年轻战友们的迷茫，董凯感同身受。刚开始干文书时，他没少挨训。“一个大学毕业生，怎么连上传下达这样的活儿都干不好？”他拼命想干好，却经常事与愿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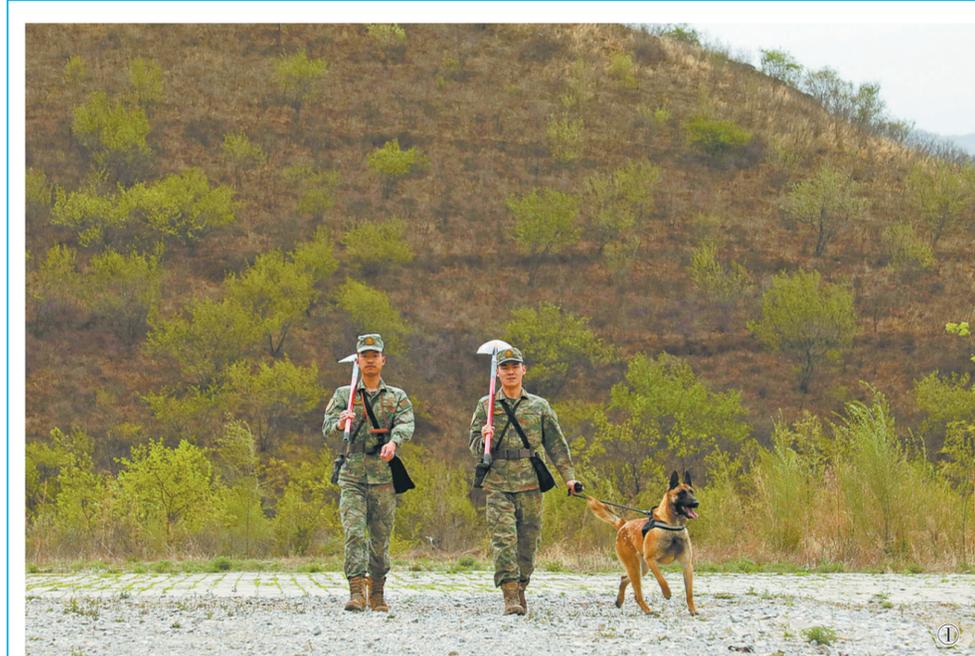
“有些想不明白的事，如果站在战争和生死存亡的角度想一想，就全明白了。”教育课上的一句话点醒了董凯，“平时上传下达干不好，顶多挨批评；如果战场上也这么马虎，送的可是战友的命！”

电视剧《功勋·能文能武李延年》播出后，“七连文书王毓文”这个角色，让同是文书的董凯印象深刻：“文书作用很大，是给战友们记功劳簿的，而且文书也能冲锋！”

如今，董凯已成长为一名二级上士，在文书岗位上愈发得心应手。谈及当初的迷茫，他笑了笑说：“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思考当兵的意义。是为立功受奖？是为工资待遇？其实，这些都不能使我坦然。我们当兵的意义，就是守好眼前的大山。”

“历史要往前看，更要往后写”

“指导员上课就会念稿，干巴巴的，



我们的青春

图①：某工程兵大队某队战士正在巡逻。

韦 磊 摄

图②：某工程兵大队某队战士组织绳索攀爬训练。

闫超龙 摄

图③：某工程兵大队某队战士业余时间创作绘画作品，展现老一辈工程兵奋斗历程。

李 腾 摄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34号军事



越听越困。”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听到战士如此抱怨。

当时，我的脸一下红了。的确如此，扪心自问：“你的课，能感染你自己吗？”

“到底什么样的教育课，才能打动官兵呢？”我苦苦思索，直到听到那声特殊的汽车鸣笛。

一次，我和中士易安森到山中一个哨所巡查。路过山腰的烈士陵园时，司机易安森挺了挺腰杆，按了两声喇叭，“如果车上正播放音乐，路过这里时，也要按暂停。这是我们司机的规矩。”

易安森打开了话匣子：“长眠在这里的烈士，都是咱们部队施工时牺牲的前辈，有的烈士牺牲时比我还年轻。”

我连忙追问：“这些烈士里面，有咱们队的老班长吗？”

易安森摇了摇头：“没人给我讲过这些，不知道。”

这不就是教育课的切入点吗？我突然意识到，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，首先要找到红色基因。

调整改革前，我们还叫连。一次，整理队荣誉室时，我发现了一本旧笔记，封皮上是“连队简史”4个竖排毛笔字。翻开第一页，这样一行字映入眼帘：“我连从1960年9月13日正式建连……”

欲知山中事，须问打柴人。一口气读完连队简史后，我不禁感慨：“60余年，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。对一个连队来说，60余年是那么波澜壮阔。”

在队里的故事会上，易安森向大家展示了他的新发现：“整理资料时，我找到了老班长们多年前的业务笔记。之前，我总认为他们学历低，都是大老粗。没想到，他们的笔记比我记得工整、细致多了。”

仔细看过那本“连队简史”后，一级上士闫士停也补充了不少故事。

“原来，我们的家底不薄呀！”董凯感叹道，“咱们队也是个荣誉连队。”

“历史要往前看，更要往后写。写得好不好，关键看咱们。”一级上士苏帅华对几名战友说，“咱们队现在充满一股劲儿，有点当年工程施工那种感觉。”

“这种被国家需要的感觉，真是太好了”

山中三月，春光明媚。官兵来到楼后的小松林，过起了组织生活，主题是“学习雷锋好榜样”。

自然而然地，话题最后落在“怎样做强军新征程中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”上。

“我觉得，施工的时候，自己就是一颗螺丝钉。”苏帅华回忆起自己的“兵之

初”——

苏帅华刚下队，就遇上了大任务。一开始，他很兴奋，觉得“终于能为国家干点事了”。然而，施工一天下来，他已经有点顶不住了，“昏天黑地，粉尘弥漫，看不到胜利的希望”。

休息时，队长只跟新兵们说了一句话：“你们这批兵特殊，没有适应期。需要适应，就在施工一线适应。”

不知哪天起，工程里竖起几面红旗，作业面上立起了“奋战100天完工”的倒计时牌。老班长们为了赶在退伍前看到新工程竣工，一个个仿佛都拼了命。一次浇筑任务，他们甚至三天两夜没下作业面。

完工那天，苏帅华把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这10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笔记本扉页上。

“自那以后，我就不怕干累了。干越大的活，我反而越不觉得累。因为，我的内心告诉我，这就是被国家需要的时刻。”苏帅华动情地说，“这种被国家需要的感觉，真是太好了！”

“没错！”通风空调专业技师贾磊接过话头说，“我在报纸上读过一句话，螺丝钉精神的价值之一就在于没有‘门槛’。这种精神人人可学，处处可为。回想一下，我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。”

贾磊所在的家族有个传统：每辈人都要出一名青年参军。到贾磊这辈，轮到了他。

“与其说是轮到我当兵，不如说是命运驱使我来报到。”贾磊大学毕业之后，偶然看到了直招军士的报考通知。他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填了报名表。没想到，他顺利通过选拔。那时，部队本科毕业的士兵还不多。

和苏帅华的经历差不多，贾磊下队后，部队施工任务也很重。有时，工程里要浇筑的作业面很狭小，官兵们用肩扛输浆管施工是常事。碗口粗的铁制输浆管压在肩膀上，真不是个轻松的事。

“输浆管压到我肩膀上，我曾后悔自己当初报名参军。支撑我的就是一句话，自己选择的路，跪着也要走完。”贾磊说。

改变，也源于输浆管。作业时，通常由4名官兵同扛一根管。因为管子里有残留的混凝土，特别沉，必须保证重力平均分配到每个人肩上。如果其中一个人没有用上劲，其他人就会特别吃力，甚至会有危险。

一次抬输浆管，贾磊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一不小心松了劲。紧急时刻，队长顶上来说：“你脚不舒服，我来！”

从那之后，贾磊再没有后悔到部队来。“之前，我经常和同学们比工资、比待遇、比生活，结果，越比越苦恼。现在，当兵快10年了，我能坦然面对大山里的一切。这是我的使命……”

这次组织生活，战友们谈了很久，直到夕阳西斜。

到夕阳西斜。

“大山总会在我们身上烙下印记，会跟我们一辈子”

山中岁月悠悠，身在其中的士兵们也越来像山。

年复一年，闫士停从“小闫”变成了“老闫”，渐渐成了队里最老的兵。那年冬天，老闫要退伍了。

实行“两征两退”以来，部队送老兵的仪式越来越简约。不过，这一天，仍是队里的重要日子。

12月的老兵退伍仪式更隆重些，一是因为冬天工程任务较少；二是因为12月的兵“只出不进”，走一个少一个。

从傍晚开始，会餐、茶话会、聊天……战友们通常彻夜不眠。走完一整套流程后，总归还是要到最后一刻——凌晨4点多，大家在队门前两列排开，老兵和全队战友一一拥抱告别。

此时，董凯会架上拉杆式野战音箱，循环播放《驼铃》。战友们敲着锣鼓，把老兵送到不远处的主干道上登车。

《驼铃》奏响的那一刻，老闫哭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名老兵流泪。车子开出营门10多分钟后，老闫才渐渐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

我负责带车送站。时间还早，我们特意沿着驻地所在大城市的主干道绕了一圈，就像《士兵突击》里连长高城送班长史今那样。

送走了老闫，董凯问同年兵赵海涛：“你退伍的时候，会像老闫一样哭吗？”

“才不会，我背起包就走！”赵海涛说得斩钉截铁。

“等着，到时候我可全程给你录像！”董凯笑着捶了赵海涛后背一下。

窗外操场上，有几名战友正在撤收“向军旗告别仪式”条幅。一阵北风吹过，条幅哗啦啦作响。

“或许，到了那一天，我也要作为退伍老兵代表登台发言。到时，该说些什么呢……”董凯自言自语道。

董凯说的这些，万锦濂、李光昊这些新兵们或许还不懂。他们不太理解，闫班长为什么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这不奇怪，那正是他们要去走的路。毕竟，只有扎根之后的离别才会更艰难。

我们守护着大山，不知不觉间，也把青春融进了祖国的山河。

上等兵韦磊原本计划着，干满2年就回去继续读大学。我很清晰地察觉到，这名年轻人在“走”与“不走”之间，徘徊了很久。

不知什么原因，韦磊最终还是选择留下。“其实，不论是2年、5年、8年、12年，或是更长，大山总会在我们身上烙下印记，会跟我们一辈子。”他说。

前不久一个周末，我外出进城，和一位多年未见的好友吃饭。我们坐在餐厅一角，聊着往事。

夕阳透过玻璃幕墙，洒在我们身上，好友突然发问：“你们单位到底在哪儿啊？”

天气晴好，远处青山如黛。这次，以往收假归队前的焦虑似乎不见了，我笑着顺手一指：“在那边……”